

# 多災多難也多采多姿 (我的大學生活)

薛人仰

## 如願轉學列名大班

高中畢業後，我先在廈門大學讀了一年。民國二十年七月，和廈大的一位姓鄭的同學，一同到南京報考中央大學教育行政系二年級的轉學考試。

一到南京就碰上十數年來罕見的大水災，市內街道淹沒過半，成賢街是到中大必經之路，途中就有兩段積水過膝，行人都要坐人力車接駁通過。從成賢街轉入四牌樓，地勢較高，路面乾爽，我猛然看到高大寬厚的校門，四條鋼骨水泥的方形大柱，頂着一條橫額，上面楷書「國立中央大學」六個大字。門內接着一條寬廣大道，兩邊排列着法國梧桐，枝葉茂密，整齊美觀，一直通抵戴着圓頂的大禮堂。那種宏偉的氣概，使我嚮往之心倍加殷切，我心中默默禱念：一定要考取，一定要考取！

轉學考試除考國文、英文等基本科目外，還要考些教育學院一年級的普通必修科，如教育概論、普通教學法等幾科，我在上半年已經拜託在中大就讀的老同學，將教育學院教授所編的這幾科講義寄給我先讀過，所以考的成績不壞。看榜的那一天，我高興得跳起來，很驕傲地告訴親友，我當上了中央大學的學生！

當時中大各院系，大都是小班制，例如教育心理系一班只有十名學生，體育科和藝術科，也各有九名，只有我這一班教育行政系竟然有八十

一名學生；原因是這一年齊魯大學的教育學系停辦，學生全部轉了過來，另外又合併了江蘇無錫的社會教育學院的一班學生，再加上直接招考的轉學生十二名，結果構成中大空前最突出的大班。

## 新樓住宿小店用餐

中大有五個學生宿舍，第一宿舍在大禮堂後面，是最古老的一字型平房，通稱「一字房」，住在裏面的多半是高年級的學長們，房屋很舊，光線欠佳，令人有「老」的感覺。第二宿舍在校區外成賢街上，二層洋樓，屋頂還有幾間閣樓，住在裏面的有些已經畢業並在外工作一兩年的

老生，捨不得搬出去，因而新的學生不容易住得進去。第三宿舍是一座前後三排木造二樓，兩端及中央有走廊相連，像個田字，故稱「田字房」，地點就在南高院旁，離圖書館、體育場都很近，所以經常住得滿滿地。第四宿舍是女生的，在學校西邊門外，是一座磚砌的二層洋房，門外小橋流水，景色頗美，同學們稱之為「西宮」。我們新的男生多半都配住在第五宿舍，離開校本部最遠，出了學校大門，要左轉穿過成賢街，通過一條巷道，再越過沒有柵欄的小火車平交道才到，是一座新建的三樓洋房，每層中間為走道，兩邊各有房間十四間，每間住四名，另有幾間較大，住五名，我住進去時，大水還沒退，從樓口

到門口，還要走臨時搭建的棧橋。就建築本身而言，這個宿舍是學生宿舍中最新的，設備也比較好，我能分到一個床位，自然感到相當滿足。

宿舍裏沒有飯廳，同學們大多數都在校門外附近幾家「包飯作」就食。一塊大洋買七張餐券，每餐用一張，一菜一湯，飯儘吃飽。各「包飯作」都有特別的招牌菜，以資號召，有的是蒜苗燒大塊五花肉，有的用紅燒鴨子，這些招牌菜的成本也許不只一張餐券的價錢，但是同學們都是三五成羣，同桌吃飯，絕不會同點這一樣菜，一定另點旁的菜配合着吃，所以店家截長補短，不會虧本。

另外有兩家麵館，一塊錢買十四張麵票，早餐吃一碗麵就夠了，要當做中飯或晚飯，就得吃兩碗，和點茶吃飯同樣價錢。

## 日寇侵略同學憤慨

第一學期剛剛開始，九一八事變就無情地爆發了。記得那天晚上，我和我的二哥從國民戲院看完夜場電影出來，只見路上許多人跑着、喊着、分發號外，號外的標題是「驚人消息——日軍炮轟瀋陽北大營」。第二天，全校教授同學紛紛跑上街頭，探聽消息。大門口傳達室的佈告欄上，貼滿了手寫大字的最新消息，旁邊的牆上也貼着責罵日本軍閥，以及要求全面抗戰的標語。報上刊載東北守將張學良不抵抗日軍而在北平和

影星跳舞，於是學校牆上又多了漫畫如「銀漢雙星」，畫着一男子戴黑眼鏡摸着影星在跳舞，背景是連天炮火，他根本看不見。有一天下午，晚報頭條標題是「張學良抵抗」，報童故意喊叫「張學良抵抗」，好多人買了報紙才知上當。

過幾天，校裏全體同學自動編組成學生軍，穿上制服，綁上綁腿，隊長們穿皮馬靴，每天下午整隊在運動場上操練一兩小時，羅家倫校長也來訓話。同時另有同心會的組織，由熱心愛國的同學們發起，每人邀集十位同學，組成一小隊，擇定一天清晨在天剛亮的时候，到學校後面臺城頂上集合，各人右手摸着自己的心，用左手和同隊隊友緊緊握手，並逐個宣讀決心保衛國家的誓詞。然後這十個人各自去邀集十人，層層發展下去。雖然儀式很簡單，各人心裏莫不情緒激昂，大有決心為國效命之概。

後來上海幾個大學的學生組隊來京請願，和中大的一部份學生結合起來，一齊出去遊行，要求政府即行抗日。不幸這時隊伍中已有共產黨份子滲透，飛機煽動青年責罵政府，稍後竟糾糾合一批人攻打中央日報社，在紛亂中有一個從上海來的學生被擠掉下河裏淹死，情勢突變嚴重，他們把屍首停放在中大的大禮堂裏，一面猛敲中大大上課的鐘，召集其他同學到大禮堂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畫。兩天後平津一帶的大學生起而響應，結隊搭乘津浦路火車南下，政府眼看這愛國運動已經有點變質了，趕緊一面攔截津浦路火車，不讓他們入京，一面加開京滬鐵路專車，分別疏導上海的學生返校，情況才慢慢平靜下來。這是

我在中大第一學期所遭遇到最難忘的一幕。

### 淞滬激戰遊子還鄉

第二年(廿一年)一月廿八日，日寇又在上海開北大肆騷擾，我國軍奮勇抵抗，戰況激烈，京畿震撼，國民政府宣告以洛陽為陪都，暫時遷往辦公，南京市民也紛紛遷離，平時熱鬧的街上，寥寥地看不到幾個人。我因為離家太遠，本想留在學校裏看情勢演變再作道理，無奈學校宣佈各宿舍的水電，已無法繼續供應，所有寄宿學生都要遷出，逼得我們幾個來自福建的同學，不得不作歸鄉之計。

照正常的途徑先到上海再搭海輪回福州，這時已不可能，我們只好結合四個同鄉同學，包一輛汽車，走京杭國道到杭州，然後再一站一站等候搭乘小汽輪，經過寧波、溫州、平陽、福昇、羅源等地，歷時二十多天才回到福州，一路艱辛勞頓，真是一言難盡。

### 上海路通湍返趕課

過了一個多月，日寇轉向東北侵略，製造偽「滿洲國」，佔領吉林、黑龍江，並進據山海關，我政府忍辱談判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以利全面抗戰之準備，而淞滬方面，暫時平靜。上海輪船火車，都已恢復通行，我就馬上趕返學校，繼續上課。和我同由廈門大學轉學的那位鄭姓同學，因為已經結婚生子，不願再冒險長途跋涉，從此就不再上學。

第二學期的上課時間已就誤很多，校方教囑教授們快馬加鞭，把課程內容務必全部趕完，於是我們學生有的每週加上二、三小時的課，有的要多繳閱讀參考書的報告。其實原來每週只有二十幾小時的課程，加多一點作業，還是很輕鬆的。到了暑假，各科講義都全部講授完畢，考試成績也很正常。我在中大的第一年，可以說是多災多難，也是多采多姿的一年。

### 臺鐵提高列車準點行駛

### 改善管理服務品質

臺灣鐵路局為提高列車準點率，以改善服務品質，特就列車延誤準點行駛之因素，局長提示改進方向，要求各有關單位及有關行車人員，切實督導所屬改善：

(一)連續假日與例假日列車延誤原因：以旅客上下車居首位，各站嚮導工作仍待加強；各運務段長、稽查、站長應嚴加督導，避免列車增延時分。

(二)號誌故障延誤列車：為避免號誌故障而延誤列車行駛，電務單位應於平日加強號誌設備之維護與保養；遇有號誌切換工程時，應縝密計畫及提前做好準備工作，避免施工延誤，影響列車正常運行。

(三)沿線工程施工時：施工單位應特別注意，不得損及地下電纜及有關行車設施；若委由包商施工，主辦單位監工人員務須親加督導，絕對避免損害各項行車設施。

以上各點均屬人為可以控制者，務請各有關單位，確實督導所屬改善，以減少列車延誤，提高本路服務品質。